

新见两孤本《淮海居士长短句》考论

孙沁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由于主、客观原因, 研究淮海词的学者们对明正德黄瓚山东刻本和明正德辛巳孟春晖编刻本几无寓目, 鲜少提及, 对于明嘉靖之前的淮海词版本, 几乎没有详细的讨论。然而, 经过笔者比较及研究发现, 这两个版本不仅是海内外孤本, 还是考察淮海词在明嘉靖之前的版本流变情况极为重要的存在, 值得重视并作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关键词] 淮海词; 版本; 孤本

[中图分类号] I 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1-0069-06

北宋词人秦观的词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由宋至今, 版本甚多, 历来对于淮海词的“著录考订, 不乏名家”^①。目前, 学界普遍认为, 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集》是为现存各淮海词版本之源。然而, 根据学者们多年更新补订的《淮海词版本系统表》, 淮海词的版本系统除了源头始终明确之外, 其版本流变, 则从明嘉靖己亥张缙鄂州本始有详细系统, 对于明嘉靖之前的版本几无讨论。然而, 经过比对, 张缙版本的淮海词已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产生了较大的出入, 之后诸本大多依张缙本刊刻或衍出, 大体与张缙本无异。

实际上, 在明嘉靖之前, 明代尚有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明正德黄瓚山东刻本、明正德辛巳孟春晖编刻本这3个版本, 其中, 明正德黄瓚山东刻本和明正德辛巳孟春晖编刻本, 由于主、客观原因, 几无学者寓目或作详细研究, 但是, 这两个版本不仅是海内外孤本, 经过比对后发现, 它们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秦观《淮海词》在明代的版本流变情况。有鉴于此, 笔者将对这两个版本作详细述介和考索。

一、明正德黄瓚山东刻本

根据张缙的《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称自己是根据旧监本与“山东新刻”“相较刻之”^[1]。旧监本, 即宋元明递修本, “山东新刻”指的就是明正德黄瓚山东刻本。关于黄瓚山东刻本的情况, 向来语焉不详, 由张缙“不全”之说起, 后世均持黄瓚山东刻本无长短句之说法。

黄瓚山东刻本的收藏情况, 可追溯到的最早记载为清代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 丁丙怀疑家藏明刊本(无长短句)为黄瓚山东刻本, 叶恭绰亦称: “丁松生藏有一本, 无序跋, 又无长短句, 未知是否原缺。据张缙云‘山东新刻不全’亦不知根据何本。”此后, 提及黄瓚山东刻本的学者, 均称“未访见”或“下落不明”^[2]。徐培均持黄瓚本下落不明之说, 却又以日本内阁文库藏乾道高邮军学本的藏书图章有“黄雪□□”字样, 怀疑该本为黄瓚原藏, 并认为如系黄瓚旧藏, 则山东刻本当以据此本为是, 那么“张缙所谓不全者, 盖即‘无序跋、无长

[收稿日期] 2022-09-11

[作者简介] 孙沁(1989—), 女, 中国香港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词学文献学与饶学研究。

① 关于秦观词的版本梳理、考释, 较清晰详尽者, 计有饶宗颐《词籍考》, 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 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 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秦子卿《〈淮海词〉版本考释》,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唐圭璋《宋词四考》,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王兆鹏《唐宋词史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 中国书店2003年版;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修订再版。

短句’之谓也”^[3]。

黄瓚在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根据其曾任山东巡抚为线索,查得黄瓚为江苏仪征人,故在《道光重修仪征县志》中查找不少关于黄瓚的内容。根据吏部侍郎陈凤梧为黄瓚撰写的《神道碑铭》,可整理出:黄瓚(1455—1524)字公献,成化十六年(1480)举人,二十年(1484)进士,正德十年(1515)至十三年(1518)任山东巡抚,著有《齐鲁通志》《东宦录》《惟扬人物志》《甞江人物志》,并有诗集《雪洲集》十四卷刊行于世。以“黄雪洲”之名来称呼黄瓚,似无问题。然而,徐培均仅以所见“黄雪□□”字样藏书图章,就怀疑日本内阁文库之《淮海集》为黄瓚原藏,未免武断。

检内阁文库藏《淮海集》,共有“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浅草文库”“昌平阪学问所”3种藏书印,其中“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仅出现在第一册卷首《淮海闲居文集序》,故可知徐培均所谓“黄雪□□”字样的藏书章,指的就是第一册卷首这枚“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此外,第十册末有市桥长昭《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现断句后过录如下:

长昭夙从事斯文,经十余年,图籍渐多,意方今藏书家不乏于世,而其所储大抵属挽近刻书,至宋元槧盖或罕有焉。长昭独积年募求,乃今至累数十种,此非独在我之为艰,而即在西土亦或不易,则长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理数也,其能保无散委于百年之后乎?孰若举而献之于庙学,获籍圣德以永其传,则长昭之素愿也。度以宋元槧三十种为献,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总守市桥长昭谨识

河三亥书

从上述文字可见,内阁文库藏的《淮海集》,是市桥长昭“积年募求”所得的30种宋元槧之一,长昭感于“物聚必散”之理数,故将所藏献于庙学。徐氏未能仔细辨认藏书章之文字,以所见“黄雪□□”字样就先入为主,即使见到了这段书跋,可能也只当是该宋本在市桥长昭获得之前,为黄瓚之旧藏。然查市桥长昭资料,知其为日本江户时代近江西路(今日本滋

贺县辖内)总守,封“仁政侯”,号“黄山雪人”。又,内阁文库另藏有宋刊《东坡集》,第一册《序目》钤有“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昌平阪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内阁文库”5颗藏书印,卷末有“文化新元甲子七月廿二日黄山雪人识”的手识文,第十二册末同样有市桥长昭《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文字内容与《淮海集》完全一致。可知内阁文库藏淮海集之藏书章所谓“黄雪□□”者,当为“黄雪书屋”。而该宋本为市桥长昭旧藏,与黄瓚毫无关系。

笔者根据旧时藏书家之藏书散落流传线索,查得以“黄瓚刻本”为名的版本,共得2种,其一为“明正德间山东巡抚黄瓚刊本”,该本确如研究者所述既无序跋,又无长短句;另一版为“明正德间山东巡抚黄瓚刊钞补长短句本”,该本无序跋,但有长短句3卷,并附有诗余,前有近人徐钧手书题记云:

此本前无序跋,又无长短句三卷,刊版较大于嘉靖本。按张氏缙序云,北监旧有集版,岁久漫漶,近日山东新刻不全,予适以二集相较,刻之郡斋。所谓不全者,殆因未刻长短句耳,然则此集为仪真黄雪洲中丞瓚先刻于山东者欤?按山东通志职官表,巡抚都御史黄瓚,南直隶人,正德间任。右载泉塘丁氏藏书志。丁巳七月,晓霞录此以备考证^[4]。

徐钧在记中引丁氏藏书志“然则此集为仪真黄雪洲中丞瓚先刻于山东者欤”句推测,丁丙怀疑黄瓚先后共刻有2次《淮海集》,无长短句的为“山东新刻”,钞补有长短句的或为黄瓚“先刻于山东者”。

检视“明正德间山东巡抚黄瓚刊钞补长短句本”(下称黄瓚本),卷首仅录秦观《宋史本传》,无序,卷末亦无跋。该刊本共计50卷,即《淮海集》40卷、《淮海后集》6卷、《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诗余》1卷。除宋足本没有的《诗余》之外,前49卷的目录文字、次序与宋足本悉数相同,黄瓚本50卷均为半页10行,行21字,注文小字双行,版心单鱼尾,并记有卷名,下记页码。唯《淮海集》40卷、《淮海后集》6卷为上下双栏,《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诗余》1卷为单框,且《淮海集》

40卷、《淮海后集》6卷字体与《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诗余》1卷完全不同，可确知长短句与诗余为钞补。

将黄瓚本《淮海居士长短句》内文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相较，两者颇为接近，甚至可说几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无异。譬如《长相思》末句“不应同是悲秋”，明嘉靖张缙本及其之后诸本，“不”字下“应同是悲秋”5字皆脱，而黄瓚本竟一字不差。但黄瓚本亦有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不同处，如《临江仙》“微波澄不动”之“微波”误作“徵波”，《品令》“又也何须臆织”之“臆”，黄瓚本作“吃”。

至于《诗余》，黄瓚本所收词与后世邓章汉本《诗余》顺序与内容皆同，只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其余情况，亦如饶宗颐评邓章汉本《诗余》所言：

所加词题，大抵皆采自草堂，若《南歌子·赠妓陶心儿》则见《草堂》引《高斋诗话》，凡此若干首，明初人多依《草堂》，信为少游作也。然据《花庵词选》，《忆王孙》“萋萋芳草”乃李元词，《眼儿媚》“楼上黄昏”乃阮阁词，（《乐府雅词拾遗》作左誉），《柳梢青》“岸草平沙”乃僧挥词，《蝶恋花》“钟送黄昏”乃王诜词。据《乐府雅词》，《如梦令》“门外绿荫”乃曹组词；而《浣溪沙》“青杏园林”乃欧阳修词，见《近体乐府》。若复出之词不一而足^[5]。

饶宗颐在《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一书中，以邓章汉本《诗余》与洪武本《草堂诗余》参校，提出不少异文，如《忆王孙》“闭深门”，《草堂》“深”作“空”；《如梦令》“月到碧梧”，《草堂》“月”作“行”；《浣溪沙》“清杏园林”，《草堂》“清”作“青”；《阮郎归》“满天风雨”，《草堂》“满天”作“湘天”；《桃源忆故人》“眉黛不堪”，《草堂》“堪”作“忺”；《南歌子·赠妓》“银潢淡淡”，《草堂》误作“银横”，“襟间泪盈盈”，《草堂》“襟”误作“禁”。然黄瓚本之《诗余》，与此两本相较，《忆王孙》“闭深门”作“不闭门”；《南歌子·赠妓》“银潢淡淡”作“银汉淡淡”，“襟间泪盈

盈”作“襟间泪尚盈”；《柳梢青》则作《柳梢春》，与二本皆不同。

饶宗颐又于《邓章汉本淮海词跋》末曰：

同治癸酉秦氏家重刊《淮海集》，其《淮海后集长短句》，亦附诗余，全依邓章汉本。据秦元庆跋，其书乃复锲段君斐本，则邓本与段本实无二致^[6]。

从上述可知，秦氏家重刊《淮海集》所附《诗余》是从段君斐本所出，而邓章汉本《诗余》与段君斐本实无二致，故两本之《诗余》可看作一源。黄瓚本的《诗余》收词顺序与邓章汉本相同，只内文个别文字略有出入，也可看作与邓章汉本一源。又，黄瓚本钞补的长短句接近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只微有不同，其“微波”作“徵波”之误，当是由原版漫漶之后的补刊导致。故可推知，黄瓚本的长短句，所据原版当较宋乾道高邮军学本为晚，极有可能就是宋元明递修本，即张缙所谓的“旧监本”。所以黄瓚本之长短句所依，必早于张缙本。因张缙有“山东新刻不全”之语，故后世得见黄瓚本的藏家与学者，皆认为所谓的“不全”，是无序跋，又无长短句，唯丁丙大胆推测钞补长短句与诗余的版本“为仪真黄雪洲中丞瓚先刻于山东者”，丁氏之说，是可相信的。

二、明正德辛巳孟春晖编刻本

现存天一阁历代书目，皆有收藏《淮海居士长短句》的记录。但早期的书目体例简单，只简单记作“《淮海居士长短句》一本”^[7]“《淮海长短句》三卷”^[8]等，并未注明编刻者。最早明确指出天一阁收藏有明孟春晖编刻《淮海居士长短句》的，为民国十七年（1928）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录》，曰：“淮海长短句三卷，宋秦观撰，黄皮纸一本，明正德辛巳孟春晖编刻本。”^[9]考虑到有关收藏记录基本连贯，可知明孟春晖编刻《淮海居士长短句》为天一阁收藏的时间下限不晚于明末，应为范钦原藏^①。而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冯贞群在《鄞

① 李世愉称，目前存世最早的宋莘、介夫两部清初天一阁书目钞本，很有可能是“范氏原目抄录本”。见：李世愉。清代编录《天一阁书目》考[J]。清史研究，1999（3）：113-116。

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又首称该书“有脱页”^[10],即是说,最迟在当时,该书已开始残缺。

除天一阁外,民国藏书家陈寥士^①曾提及国内仅有北平图书馆还存有一部孟春晖编《淮海居士长短句》^[11]。然查北平图书馆各藏书目录,均未见此书;陈氏之说,亦不见诸其他文献,颇为成疑。因此至少目前可以认为,天一阁所藏的这一册,是为孤本。

笔者所见孟春晖编刻之《淮海居士长短句》(下称孟本),书题曰《淮海居士长短句》,线装,三卷一册,半页10行,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单框,白版心,版心上记卷名,下记页码。卷首为草书写刻序,并钤有“范氏天一阁藏书”印。目录、卷上、卷中乃至卷下《临江仙二首》之前,书页无缺,保存完整;唯卷下《临江仙二首》仅存词题,下皆脱。卷上、卷中、卷下起始页右下角分两行题“淮海秦少游著”“嘉兴孟春晖编”。此外,全书还有虫蛀和破损的情况,尤以序文最为严重。

编刻者孟春晖,序中称其为“千兵”,千兵即为千户的别称,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千户即为一所之长官。查明代《武职选簿》,确录有一位名叫孟春晖的“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世袭副千户”,其家族相关记载摘录如下:

一輩孟忠:

旧选簿查有。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孟忠,旧名泉保,泉州卫前所流官,百户,钦升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世袭副千户。

二輩孟宣:

旧选簿查有。永乐三年八月,孟宣,年三岁,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故世袭副千户孟忠嫡长男,敬与全俸优给,至永乐十四年终住支,起送赴京袭职。

三輩孟宏:

旧选簿查有。天顺四年闰十一月,孟宏,年九岁,萧县人,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故世袭副千户孟宣庶长男,钦与全俸优给,至天顺九年终住支。

旧选簿查有。成化二年六月,孟宏,年十五

岁,萧县人,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故世袭副千户孟宣庶长男。

四輩孟春晖:

旧选簿查有。正德十四年六月,孟春晖,萧县人,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故署指挥金事孟宏嫡长男,伊父袭副千户,纳升前职,本人照理辈袭副千户。

五輩孟勋:

旧选簿查有。嘉靖三年九月,孟勋,年十二岁,萧县人,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故世袭副千户孟春晖嫡长男,照例与全俸优给,至嘉靖五年终住支。

旧选簿查有。嘉靖六年十月,孟勋,年十五岁,萧县人,系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已故世袭副千户孟春晖嫡长男,优给出幼袭职^[12]。

明朝规定“武官世职,殁者承袭,老疾者替”^[13]。由以上数据可知,孟春晖的父亲孟宏在职长达五十余年(成化二年〔1466〕至正德十四〔1519〕年),在世袭的“苏州卫守御嘉兴中左所副千户”(从五品)之外,还有“纳升”“署指挥金事”(正四品)之职,相信有一定的财力。孟春晖本人作为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在父亲故后(正德十四年)袭副千户,应亦继承了其父的资产,因而有足够财力编刻《淮海居士长短句》。但他在袭职5年之后,即嘉靖三年(1524)九月前就已经去世;其嫡长子孟勋因未到能正式袭职的年龄,得获朝廷“全俸优给”的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孟春晖乃在袭职2年后(正德十六〔1521〕年)即编刻《淮海居士长短句》,其时距离其下世仅有3年。其人仕途短暂,事业上难有建树,除编刻《长短句》外,并无其他事迹可考。

此外,该本最值得称道处,是目前所见存世的各《淮海居士长短句》版本中,唯一一种因编选者个人词学观点影响而做的刻本。据前序所见,孟春晖编刻的这本秦观词选集,乃出自对秦观词的“雅好”,且认为秦观词并非“才高识□(按:□或为“浅”)”“无足为时称”,而是

① 陈寥士(1898—1970),浙江宁波府镇海人,原名陈道量,又有载为陈万言,字企白,一作器伯,故在世又以陈器伯知名,号寥士、玉谷、十园。民国学者、藏书家,与胡适、叶恭绰、詹安泰、陈方恪、钱仲联等颇有往来,著有《单云阁诗话》《宋诗选讲》《七塔寺志》等。因曾于抗战期间出任伪职,事迹几已不传。

效法屈原“香草美人”用风情之词表达“不怨君”的寄托之意的上佳之作。由此可知，这本词集的选词标准即是秦观有“寄托”之意的词。

该本共有16首词未收录，约占秦观存词总数的1/4，未收的词中，有的过于俚俗，如《满园花》：

一向沉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捱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着脉子，倒把人来僝僽。

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亭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

除俚俗外，更有失于淫艳者，如《迎春乐》：

菖蒲叶叶知多少。惟有个、蜂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娇黄小。

早是被、晓风力暴。更春共、斜阳俱老。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

卷下《品令》二首，亦属此类。此外，也有不少过于“怨”的作品，诸如“独卧玉肌凉，残更与恨长”（《菩萨蛮·虫声泣露惊秋枕》）、“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虞美人·碧桃天上和露栽》）、“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南歌子·愁鬓香云坠》），上述这些词均与序言所称有“寄托”“不怨”不符。

尤值得注意的是，《鹊桥仙》这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词也未被孟本收录，可见孟本每卷起始页“孟春晖编”的“编”字，确指的就是孟春晖刻书时将些他认为不符合香草美人寄托之意的词直接删去这一行为。

三、版本内容比较

上文已提到，现存的淮海词诸本里，在明嘉靖张绉本之前刊刻的，明代尚有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黄瓚本和孟本这3个版本，其中，黄瓚本和孟本，由于主、客观原因，几无学者寓目或作详细研究。因此，笔者以宋乾道高邮军学本为底本，参校以黄瓚本和孟本，以期对明嘉靖之前的淮海词版本情况作一重新梳理。

（一）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完全相同的词

由于孟本为编刻本，以编者词学观点删去不

少作品，此处孟本未收词皆按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完全相同看待。这里的“完全相同”，指的是文字内容无二致，以此标准，3本完全相同的作品共计24首。其中卷上有《望海潮四首》其三、《八六子》《雨中花》《一丛花》《满庭芳三首》其三、《江城子三首》其二；卷中有《木兰花》《千秋岁》《一落索》《丑奴儿》《河传二首》其二、《浣溪沙》《浣溪沙五首》其三、《浣溪沙五首》其四、《如梦令五首》其二、《如梦令五首》其三、《如梦令五首》其四、《阮郎归四首》其二、《桃源忆故人》；卷下有《调笑令十首并诗·王昭君》《调笑令十首并诗·昝昝》《虞美人三首》其三、《南歌子三首》其三、《好事近·梦中作》。

（二）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有出入的词

根据统计所见，两本内容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均有一定的出入。孟本除去未收词作外，其余作品，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有出入的计有16首，出入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由于孟本自身漫漶残缺导致的出入，如《如梦令五首》其一“玉腕不胜金斗”之“胜”字漫漶不可辨识，《离魂记》“离舟欲解”之“舟”“欲”二字残缺。（2）由于植字错误产生的出入，如《南乡子》“妙手写徽真”之“妙手”作“抄手”，《长相思》“干云十二层楼”之“干云”作“千云”。（3）由于未按宋足本缺笔产生的出入，如《鼓笛慢》“指阳关孤唱”之“孤”字未缺笔，《长相思》“瓜洲”之“瓜”字未缺笔。（4）由于底本或参校本原因产生的出入，如《长相思》“不应同是悲秋”缺“应同是悲秋”5字，《阮郎归四首》其三“挥玉筯”作“悬玉筯”，“那堪肠已无”作“那堪肠也无”，《满庭芳三首》其二“疎烟淡日”之“淡日”作“淡月”。

黄瓚本虽然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出入有20首，但大部分出入是由于植字错误产生的，这类出入的作品计有10首，如《蝶恋花》“可无时霎闲风雨”之“闲风雨”作“间风雨”，《南乡子》“疑是昔年窥宋玉”之“宋玉”作“宋五”，《满庭芳三首》其二“绿水桥平”之“桥平”作“槁平”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于底本或参校本原因产生的出入，如《迎春乐》“怎得香香深处”之“香香”作“花香”，末有注曰“花香原作香香，

恐是当时语”，《减字木兰花》“任是春风吹不展”之“不展”作“不转”，《品令》其一“又何湏脰织”之“脰织”作“吃织”。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看出，黄瓚本确实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出入最少，至于黄瓚本中“微波”作“徵波”，“脰织”作“吃织”之误，当是黄瓚本刊刻时所参考的底本，已是原版漫漶之后的补刊了。至于孟本，除去因编刻者词学观点删去的作品之外，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的出入较黄瓚本稍多，但较之明嘉靖后刊刻的张缙本，还是与宋乾道高邮军学本颇多接近^[14]，可见孟本当源出宋足本无疑。至于孟本存在的《长相思》末句“不应同是悲秋”“不”字下5字皆脱的情况，或因孟春晖所依之监本，已较黄瓚本刊刻时更加漫漶，故而存在脱句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张缙.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M]. //秦观. 淮海集.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乙巳高邮胡民表刊本: 4.
- [2] 秦子卿. 《淮海词》版本考释 [J]. 扬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5 (3): 48-53.
- [3] 徐培均. 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76.
- [4] 秦观. 淮海集 [M].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正

德间山东巡抚黄瓚刊钞补长短句本: 5.

- [5] 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249.
- [6] 饶宗颐. 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 [M]. 香港: 龙门书店, 1965: 132.
- [7] 舒木鲁介夫. 天一阁书目 [M].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64.
- [8] 薛福成. 天一阁见存书目 [M]. //林夕. 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87.
- [9] 林集虚. 目睹天一阁书录 [M]. //林夕. 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446.
- [10] 冯贞群. 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M]. //林夕. 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51.
- [11] 陈寥士. 从全唐诗说到天一阁秘籍 [J]. 逸经文史半月刊, 1937, 30: 10-11.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编.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22-123.
- [13] 申时行. 明会典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723.
- [14] 孙沁, 罗慧, 郑炜明. 天一阁藏明刊本《淮海居士长短句》考略 [J].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刊, 2020 (13): 20-30.

A Study of Two Newly Discovered Versions of *Qin Guan's Ci*

SUN Q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Fo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scholars who study *Qin Guan's Ci* have rarely mentioned the version by Huang Zan and the version by Meng Chunhui, so there is no discussion on the version of *Qin Guan's Ci* befor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after comparison and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ese two versions are not only the only cop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on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changes of the versions of *Qin Guan's Ci* befor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ar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ing.

Key words: *Qin Guan's Ci*; version; the only copy

(责任编辑 张永汀)